

这依着山势攀援而上的黑瓦石屋
仿佛一个个笔墨浓黑的汉字 竖写在山中
一笔一画 缠绕了多少时光的青藤

因为柔软的流水 沉重的石锤抬起来
坚韧而笔直的竹子 化作更加柔软的丝绒
水声一直喧哗 单调的捶打彻夜在山中回响

青翠修长的竹 就这样以另一种姿势和颜色
出现在生活之中 为炊烟添加几丝芳香
三十二溪 就这样为岁月摊开了新的道路

六百多年后这个细雨绵密的早上 我深邃的目光
打量着更加深邃却沉寂已久的东元六连碓
那种苍老的震撼 又一次在山中响起来

一张空白的屏纸 从村主任的手里来到我的手中
它的轻它的灰黄和软 却仿佛有一种大山的重
和肃穆 让我的手禁不住沉了一沉

目睹一炉青瓷出窑

陶山镇郑安村 三幢农家房屋和一排猪舍
现在以一种艺术的模样 崭新地耸立在眼前

所有的破烂与陈旧 被树林和青葱衬托着
在2019年5月的风中 闪烁瓷的古老与高贵

瓯窑小镇 全部的根须蜿蜒着探入大山深处
那些碎片那些无法判断的器皿 无声地记录曾经的辉煌

火焰不再是当初的火焰 目光不再是从前的目光
只有心跳依旧 只有对泥土与美的爱不曾改变

一炉瓯窑青瓷 在无数目光的凝视和不安中开启
火焰与泥土 在一间名叫汉臣陶艺的工作室获得新生命

午后的光线照亮连绵的群山和一群肃立的远方来客
那些隐藏在丛林之下的古窑 也应该睁大了眼睛吧

一件又一件新鲜出炉的瓷器 依旧有灼热的温度
一缕又一缕光泽和纹路 轻轻说出泥土和火焰的秘密

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 一只盘一叠碟或者香炉
它们的温度在渐渐下降 它们的温度又在渐渐升高

就在这一天 一群诗人目睹一炉瓯窑青瓷隆重来到人间
内心的语言会是另一种火焰吗 在暗夜炼制分行的瓷

关于利济医学堂

瑞安城玉海街道公园路10号 一个现代的地址
收藏了一张 利民病济世穷 的古老良方

繁体的文字 复杂的笔画后面是一个朴素的微笑
沧桑的房屋 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梦想

已经没有琅琅的书声 也没有挨肩接踵的乡亲
甚至 没有了中药堂那种厚重又亲切的气息

只有一栋建筑和更多的建筑 以博物馆的姿势
以黑白图片与文字 告诉我利民济世的含义

是的 当我的手指被后院那丛花椒的尖刺划破
当我仰望头顶那一颗颗似曾相识的果子

我冰凉的手中 真的拥有了众多的中国草药
甘草黄莲大青叶 松叶红藤五加皮

一所人去楼空的古老学校 因为五月的风吹和我的倾听
再一次传来上课的铃铛和一枚枚银针天籁般的振颤

在梅龙书院

在梅龙书院 我再一次放慢了脚步
放低说话的声音 而门前的梅龙溪
保持着从前的速度 似乎更加清澈见底
而细雨 湿润院子里的每一棵树和草

整个世界没有灰尘 整个书院
也不再有先生和学生 安静而干净的
梅龙书院 只有一群后来者的目光
满怀崇敬地穿行在文字的丛林之中

书桌上的笔墨纸砚 还在期待哪一双手
轻轻磨墨、铺平并流水般的书写
满屋的蒲草团 又在回忆什么样经典的吟诵

午后的光线渐渐暗淡 那些模糊的面孔
那一群曹姓子弟的身影 忽然亮了起来
就像林中的莺啼和溪畔的蛙声 被春风全部唤醒



（东方浩简介：中国作协会员，绍兴市作协副主席、诗歌创委会主任。）

名家写瑞安

RUI BAO

河轮中的卖艺与小吃

郑育友

温瑞塘河,简称 塘河 。塘河开凿于东晋,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塘河长30多公里(约70华里),故旧说 七铺河路。塘河水域弯弯曲曲,犹如少女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塘河呵,为温瑞平原增添了妩媚与秀美!

温瑞塘河两岸,村镇相连,人丁兴盛,商贾云集。为歌其秀美、繁华,宋时温州知府杨蟠曾在《百咏永嘉》诗集中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界陌,山似屏帷绕画楼。虽明清时,两岸集市兴起,运输繁忙,但载人运货仍是靠人力划浆的 河厢 (木船),若瑞安抵温州城,约需七八个小时,费力又耗时。据史载,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先贤项藻溪、项崧兄弟俩从上海购入 永瑞 号小火轮后,温瑞塘河才开启了通河轮的帷幕。

汽笛声声晓色寒,黑烟一缕向空盘。永宁门外莲桥畔,又有河轮到瑞安。此词为清末戏剧家洪炳文所填的《永嘉竹枝词·河轮到瑞安》,词中生动描绘了当年河轮繁忙往返温(州)瑞(安)之间的情景。

我记得第一次坐上温瑞塘河轮船是在十六岁(1956年)那年。初夏的一天,天空晴朗,我随乘客从瑞安城东门码头进入河轮。河轮后面拖着六七只厢船,每船之间由缆绳连接,犹如一条长龙游弋在清澈的河上,很壮观。进入船舱,见座椅依窗分左右两排(若乘客多,船舱当中则临时增设一排长凳),我在靠窗的右边长椅上挑一个位置坐定。一声汽笛 呜 ,发动机旋即响起 嗒嗒嗒 一连串震撼河水的噪声,烟囱中喷出一缕缕郁黑的烟雾。河轮启动后,稍感一点推进力影响,使乘客冷不防身体前后倾动一下。待乘客站定后,河轮便往温州方向一路平稳行驶。

途中,船舱内可热闹哩!卖小吃的叫卖声、卖艺的奏乐声与演唱声、乘客的欢笑声,声声交织,分外喧闹,船舱便成了水上的 大戏院 。从瑞安东门至温州小南门,河轮拢岸(站头)沿途有:东门、九里、莘塍、塘下、河口塘、帆游、梧垤、小南门等埠头,每个埠头都有乘客上下。行驶至莘塍时,就有卖唱艺人与卖家乡名小吃的小贩夹在乘客里挤进河轮中。随后,船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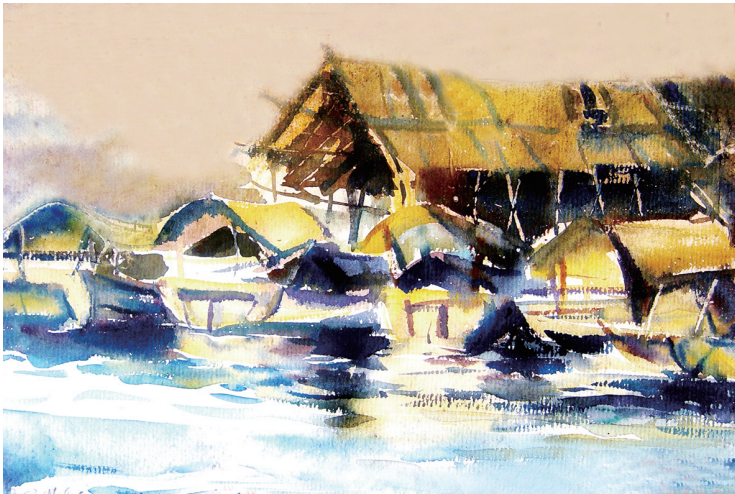
的提篮卖小吃的小贩,率先发出富有家乡味的叫卖声:莘塍 五香干 吃味道!他还边卖边唱民谣:五香干,莘塍五香干过大街穿小巷,手提篮儿走得忙,逢人开口笑热诚又大方 我的香干人人都喜欢,原汁又原味,祖传好手段 这一吆喝声立即诱惑了我,我从口袋掏出五分钱,买了十多块五香干。五香干那浓郁的香味直往我鼻孔扑来,我情不自禁地夸道:好香哇!莘塍五香干半寸大小,薄薄的焦黄颜色,当中还印有个阳文 莘 字。放在嘴里一嚼,有一种细韧,口感回味无穷。吃了美味莘塍五香干之后,又品尝了瑞安传统名糕点 李大同双炊糕。双炊糕洁白细软,甜香可口,富有弹性。怪不得瑞籍台胞孙竺先生回乡探亲时品尝了李大同双炊糕之后,诗兴盎然,挥毫写下:大兴祖业再开花,同是猴糕此最佳,茶点香茗酬贵客,食甜不厌到君家。河轮中小吃品种繁多,除上述莘塍五香干、李大同双炊糕之外,还有卖槐豆芽、橄榄、口香糖、瓜子、茴香豆、油卵、灯盏糕

河轮中,叫卖小吃声过后,卖艺人家纷纷 登台 表演。如打花鼓、弹琵琶、唱鼓

词、唱道情、讲书、拉二胡 还有江湖术士卖跌打伤药。坐在我对面左排座椅上一位四十开外的妇女,身上斜背花鼓,一手执小锣,一手执鼓锤,突然打击小花鼓与小锣, 咚咚咚锵 咚咚咚锵,咚咚咚锵咚锵咚锵锵!花鼓打好后,另有一对夫妻手拿长筒与竹板,对唱了 莲花落(又称 道情)。男唱:三月春风暖洋洋,尾字刚落,女即接腔和道:哩哩啦啦,腊梅花。随后,盲人阿彬拉一曲优雅的二胡《二泉映月》。琴声一落,平阳腔就开讲《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乘客听得捧腹大笑!最后,词师老周伯唱了《高机与吴三春》麦饼赠银 一小段。因词师老周将主角吴三春暗中在给未婚夫高机的麦饼中赠银,乘客 啧啧 连声点赞吴三春对高机山盟海誓的爱情。

家乡的名小吃,为乡亲带来了 食福;家乡的曲艺,为乡亲带来了 乡愁。二者在当年塘河的河轮上凸显出来,而今成为永不消逝的思念!

瑞城记忆



东门塘河船埭(李浙安画)

湖岭老街记忆

郑海斌

湖岭原本只有两条街,一条叫新街,一条叫老街。新街犹如壮年的男子,不断焕发生机,在时间的推移下开拓出了许多更新的街,而老街却似垂暮的老人,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渐地没落了。

这条没落的老街,承载了我儿时多少朦朦胧胧的记忆啊!

在我的印象中,这条老街很窄却很繁华。老街不长,从头至尾也就三里路。现在来看这条街,充其量只能叫小巷子。老街的两旁是一排排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房,小楼房外漆剥落,木质早已呈现出灰白色,远远看去如同素描一般。

老街上比较有特色的建筑,郑氏宗祠应该算上一处。郑氏宗祠的门庭不大,两扇大门着朱红的漆,已退色的兽面状门环悬挂其两侧。我已无法考究郑氏宗祠上当时兽面门环颜色,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宗祠时,郑氏的先辈们正努力想恢复郑氏族宗威严。郑氏的祖先是明洪武年间迁居此地的,他们开垦荒土、教育子女,个别优秀的士人最后通过科举完成身份的蜕变,一直被供奉在祠内。儿时经过此地,我都会忍不住地往宗祠里瞟上几眼,看看里面的泥塑人像,看看里面的桌椅摆放,但我看到最多的还是一群老人围着几张八仙桌搓着麻将,闲聊着。郑氏宗祠俨然成了当时邻里邻外老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沿着这条弯曲的老街再往前走就会看到一座木质的灰黑色小亭子,名曰 纸亭。亭子成圆形,四边木柱,柱梁相接支撑,承受整个亭子的重量。亭中有美人靠,与木柱相连,中间空旷,四根柱子上有几副雕刻的木质对联。其中一联为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少坐坐,谋衣苦谋食苦苦中作乐多谈谈,一副对联竟道尽了人间俗事。据老一辈人说,纸亭是专为卖草纸的挑夫而建。夏天炎热,挑夫每天走街串巷,四处吆喝,累了就在纸亭里歇歇脚,渴了就坐下喝口水,中午时分犯了困,还能倚在美人靠上睡上一小会儿。打我记事起,纸亭早已失去原先的作用,挑夫们不再走街串巷地叫卖,而这座百年的亭子成了老街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

在纸亭下方处便是湖岭的三十二溪。远望溪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潭墨绿色,溪水清澈荡漾。走近一看,溪水又是透明见底,

水流汨汨。在这幅动态的画卷中,突然出现了两排被凿成一块块的方形小石墩,横亘在溪面上,俗称 矴步。

纸亭、三十二溪、矴步,是老街记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儿时去奶奶家玩,父亲总是喜欢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跨着矴步过三十二溪。矴步的设计很是巧妙,两旁厚重的方形小石墩整整齐齐并排着,每隔十来个石墩中会再设一个小石墩,每每与对面的来人会面时,迎面而来的人或前进,或后退都会不由自主地移向中间小石墩上来相互谦让。

老街的记忆如默片,对我来讲,年代似乎是久远的,颜色是灰白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纸亭的对面是一位老人开的杂货铺。杂货铺柜台是木质玻璃结构,里面摆放的东西并不多,零零散散,杂乱无章。柜内总是摆放些肥皂、毛巾等日用品,柜上则放些吸引孩子的小玩具和糖果。我也曾向奶奶要过一毛钱,去这家杂货铺买过一颗糖果和一个线拉的小乌龟玩具。那个年代,一个小玩具就能吸引很多小朋友围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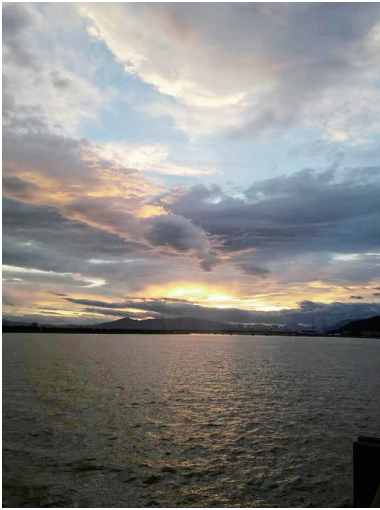
老街的拐角处有一家打银店,店门依然开着,但已经没了往日门庭若市风光。回想儿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喜欢趴在柜台上,看匠人不停地用工具打磨银器。打银店里有各式器物:女人们用的银手镯、儿童辟邪用的银菩萨、铃铛,还有一些银碗筷。这些器

物上总是雕刻着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栩栩如生。

老街靠小溪的一侧有一家理发店,店铺斜对面便是太阴宫,只晓得大家都管这个宫为 老官。老官里供着许多神像,神像做得很大,坐南朝北的几尊神像面目慈祥,神龛上烟火不断。神龛两侧的神像,有的怒目,有的嬉笑,形状各异,使人不敢靠近。儿时的老官里经常会有戏班过来搭台演戏。夜幕降临时,大人、小孩、老人早早地围在戏台前,等着好戏上演。调皮的孩子会躲在戏台下面,拿着小木棍,等戏子上台时用木棍戳他们的脚板。

老街的理发店与我的联系是最久的,打我记事起,我就在这家理发店理发,直到初中毕业。理发店内置简单,没有店名,门前也没有标志性灯光,昏暗的店里只有一盏从二楼接下来的白炽灯,店里摆放着一个盥洗台,两面镜子,两张木质漆着白漆可调控的笨重的躺椅和若干把剪刀、电推子。理发师是一名中年男子,大舌头,每次去理发,我都会看到他的老母亲坐在小板凳上跟他闲聊,不管有没有客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再去他的店里理一次发,看看他的变化。

现在的老街变化很大,纸亭没了,街道两旁的小木楼也拆了重建砖瓦房,儿时的中年人已是老人,而当年在记忆中的老人也一个个走了,不见了踪影



云江晚照

陈则乾

裹浊潮流向日边，
淘金晚照彩云天。
桑榆有志无须惜，
笑看东瀛报紫烟。